第五十二回　比武藝公子傷身　毀廳堂英雄討債

話說鳳四老爹別過萬中書，竟自取路到杭州。他有一個朋友，叫做陳正公，向日曾欠他幾十兩銀子，心裏想道：「我何不找著他，向他要了做盤纏回去。」陳正公住在錢唐門外。他到錢唐門外來尋他，走了不多路，看見蘇隄上柳陰樹下，一叢人圍著兩個人在那裏盤馬。那馬上的人，遠遠望見鳳四老爹，高聲叫道：「鳳四哥！你從那裏來的？」鳳四老爹近前一看，那人跳下馬來，拉著手。鳳四老爹道：「原來是秦二老爺。你是幾時來的？在這裏做甚麼？」秦二侉子道：「你就去了這些時！那老萬的事與你甚相干，喫了自己的清水白米飯，管別人的閒事，這不是發了獃？你而今來的好的很，我正在這裏同胡八哥想你。」鳳四老爹便問：「此位尊姓？」秦二侉子代答道：「這是此地胡尚書第八個公子胡八哥，為人極有趣，同我最相好。」胡老八知道是鳳四老爹，說了些彼此久慕的話。秦二侉子道：「而今鳳四哥來了，我們不盤馬了，回到下處去喫一杯罷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還要去尋一個朋友。」胡八亂子道：「貴友明日尋罷。今日難得相會，且到秦二哥寓處頑頑。」不由分說，把鳳四老爹拉著，叫家人勻出一匹馬，請鳳四老爹騎著，到伍相國祠門口，下了馬，一同進來。

秦二侉子就寓在後面樓下。鳳四老爹進來施禮坐下。秦二侉子吩咐家人快些辦酒來，同飯一齊喫。因向胡八亂子道：「難得我們鳳四哥來。便宜你明日看好武藝。我改日少不得同鳳四哥來奉拜，是要重重的叨擾哩。」胡八亂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鳳四老爹看了壁上一幅字，指著向二位道：「這洪憨仙兄也和我相與。他初時也愛學幾樁武藝，後來不知怎的，好弄玄虛，勾人燒丹煉汞。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了。」胡八亂子道：「說起來，竟是一場笑話。三家兄幾乎上了此人一個當。那年勾著處州的馬純上，慫恿家兄煉丹，銀子都已經封好，還虧家兄的運氣高，他忽然生起病來，病到幾日上就死了。不然，白白被他騙了去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三令兄可是諱縝的麼？」胡八亂子道：「正是。家兄為人，與小弟的性格不同，慣喜相與一班不三不四的人，做謎詩，自稱為名士，其實好酒好肉也不曾喫過一斤，倒整千整百的被人騙了去，眼也不眨一眨。小弟生性喜歡養幾匹馬，他就嫌好道惡，說作蹋了他的院子。我而今受不得，把老房子並與他，自己搬出來住，和他離門離戶了。」秦二侉子道：「胡八哥的新居乾淨的很哩，鳳四哥，我同你擾他去時，你就知道了。」說著，家人擺上酒來。三個人傳杯換盞。喫到半酣，秦二侉子道：「鳳四哥，你剛纔說要去尋朋友，是尋那一個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有個朋友陳正公，是這裏人。他該我幾兩銀子，我要向他取討。」胡八亂子道：「可是一向住在竹竿巷，而今搬到錢唐門外的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正是。」胡八亂子道：「他而今不在家，同了一個毛鬍子到南京賣絲去了。毛二鬍子也是三家兄的舊門客。鳳四哥，你不消去尋他，我叫家裏人替你送一個信去，叫他回來時來會你就是了。」當下喫過了飯，各自散了。胡老八告辭先去。秦二侉子就留鳳四老爹在寓同住。次日，拉了鳳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。胡老八也回候了，又打發家人來說道：「明日請秦二老爺同鳳四老爹早些過去便飯。老爺說，相好間不具帖子。」

到第二日，喫了早點心，秦二侉子便叫家人備了兩匹馬，同鳳四老爹騎著，家人跟隨，來到胡家。主人接著，在廳上坐下。秦二侉子道：「我們何不到書房裏坐？」主人道：「且請用了茶。」喫過了茶，主人邀二位從走巷一直往後邊去，只見滿地的馬糞。到了書房，二位進去，看見有幾位客，都是胡老八平日相與的些馳馬試劍的朋友，今日特來請教鳳四老爹的武藝。彼此作揖坐下。胡老八道：「這幾位朋友都是我的相好，今日聽見鳳四哥到，特為要求教的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又喫了一杯茶，大家起身，閒步一步。看那樓房三間，也不甚大，旁邊遊廊，廊上擺著許多的鞍架子，壁間靠著箭壺。一個月洞門過去，卻是一個大院子，一個馬棚。胡老八向秦二侉子道：「秦二哥，我前日新買了一匹馬，身材倒也還好，你估一估，值個甚麼價。」隨叫馬夫將那棗騮馬牽過來。這些客一擁上前來看。那馬十分跳躍，不提防，一個蹶子，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。那少年便痛得了不得，矬了身子，墩下去。胡八亂子看了大怒，走上前，一腳就把那隻馬腿踢斷了。眾人喫了一驚。秦二侉子道：「好本事！」便道：「好些時不見你，你的武藝越發學的精強了！」當下先送了那位客回去。這裏擺酒上席，依次坐了。賓主七八個人，猜拳行令。大盤大碗，喫了個盡興。席完起身，秦二侉子道：「鳳四哥，你隨便使一兩件武藝給眾位老哥們看看。」眾人一齊道：「我等求教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原要獻醜。只是頑那一件？」因指著天井內花臺子道：「把這方磚搬幾塊到這邊來。」秦二侉子叫家人搬了八塊放在堦沿上。眾人看鳳四老爹把右手袖子捲一捲。那八塊方磚，齊齊整整，疊作一垛在堦沿上，有四尺來高。那鳳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，只見那八塊方磚碎成十幾塊，一直到底。眾人在旁，一齊贊歎。秦二侉子道：「我們鳳四哥練就了這一個手段！他那『經』上說：『握拳能碎虎腦，側掌能斷牛首。』這個還不算出奇哩。胡八哥，你過來。你方纔踢馬的腿勁也算是頭等了。你敢在鳳四哥的腎囊上踢一下，我就服你是真名公。」眾人都笑說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！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八先生，你果然要試一試，這倒不妨。若是踢傷了，只怪秦二老官，與你不相干。」眾人一齊道：「鳳四老爹既說不妨，他必然有道理。」一個個都慫恿胡八亂子踢。那胡八亂子想了一想，看看鳳四老爹又不是個金剛，巨毋霸，怕他怎的。便說道：「鳳四哥，果然如此，我就得罪了。」鳳四老爹把前襟提起，露出袴子來。他便使盡平生力氣，飛起右腳，向他襠裏一腳踢去。那知這一腳並不像踢到肉上，好像踢到一塊生鐵上，把五個腳指頭幾乎碰斷，那一痛直痛到心裏去。頃刻之間，那一隻腿提也提不起了。鳳四老爹上前道：「得罪，得罪。」眾人看了，又好驚，又好笑。鬧了一會，道謝告辭。主人一瘸一簸，把客送了回來，那一隻靴再也脫不下來，足足腫疼了七八日。

鳳四老爹在秦二侉子的下處，逐日打拳，跑馬，倒也不寂寞。一日，正在那裏試拳法，外邊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人，瘦小身材，來問南京鳳四老爹可在這裏。鳳四老爹出來會著，認得是陳正公的姪兒陳蝦子。問其來意，陳蝦子道：「前日胡府上有人送信說四老爹你來了。家叔卻在南京賣絲去了。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。你老人家有甚話，我替你帶信去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要會令叔，也無甚話說。他向日挪我的五十兩銀子，得便叫他算還給我。我在此還有些時耽擱，竟等他回來罷了。費心拜上令叔，我也不寫信了。」

陳蝦子應諾，回到家，取了行李，搭船便到南京，找到江寧縣前傅家絲行裏，尋著了陳正公。那陳正公正同毛二鬍子在一桌子上喫飯，見了姪子，叫他一同喫飯，問了些家務。陳蝦子把鳳四老爹要銀子的話都說了，安頓行李在樓上住。

且說這毛二鬍子先年在杭城開了個絨線鋪，原有兩千銀子的本錢；後來鑽到胡三公子家做篾片，又賺了他兩千銀子，搬到嘉興府開了個小當鋪。此人有個毛病，嗇細非常，一文如命。近來又同陳正公合火販絲。陳正公也是一文如命的人，因此志同道合。南京絲行裏供給絲客人飲食，最為豐盛。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：「這行主人供給我們，頓頓有肉，這不是行主人的肉，就是我們自己的肉，左右他要算了錢去。我們不如只喫他的素飯，葷菜我們自己買了喫，豈不便宜？」陳正公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到喫飯的時候，叫陳蝦子到熟切擔子上買十四個錢的薰腸子，三個人同喫。那陳蝦子到口不到肚，熬的清水滴滴。

一日，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：「我昨日聽得一個朋友說：這裏胭脂巷有一位中書秦老爹要上北京補官，攢湊盤程，一時不得應手，情願七扣的短票，借一千兩銀子。我想這是極穩的主子，又三個月內必還。老哥買絲餘下的那一項，湊起來還有二百多兩，何不秤出二百一十兩借給他？三個月就拿回三百兩，這不比做絲的利錢還大些？老哥如不見信，我另外寫一張包管給你。他那中間人，我都熟識，絲毫不得走作的。」陳正公依言借了出去。到三個月上，毛二鬍子替他把這一筆銀子討回，銀色又足，平子又好，陳正公滿心歡喜。

又一日，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：「我昨日會見一個朋友，是個賣人參的客人。他說：國公府裏徐九老爺有個表兄陳四老爺拿了他斤把人參，而今他要回蘇州去，陳四老爺一時銀子不湊手，就託他情願對扣借一百銀子還他，限兩個月拿二百銀子取回紙筆，也是一宗極穩的道路。」陳正公又拿出一百銀子交與毛二鬍子借出去。兩個月討回，足足二百兩，兌一兌還餘了三錢，把個陳正公歡喜的要不得。

那陳蝦子被毛二鬍子一味朝死裏算，弄的他酒也沒得喫，肉也沒得喫，恨如頭醋。趁空向陳正公說道：「阿叔在這裏賣絲，爽利該把銀子交與行主人做絲。揀頭水好絲買了，就當在典鋪裏；當出銀子，又趕著買絲；買了又當著。當鋪的利錢微薄，像這樣套了去，一千兩本錢可以做得二千兩的生意，難道倒不好？為甚麼信毛二老爹的話，放起債來？放債到底是個不穩妥的事。像這樣掛起來，幾時纔得回去？」陳正公道：「不妨。再過幾日，收拾收拾，也就可以回去了。」

那一日，毛二鬍子接到家信，看完了，咂嘴弄唇，只管獨自坐著躊躇。陳正公問道：「府上有何事？為甚出神？」毛二鬍子道：「不相干，這事不好向你說的。」陳正公再三要問。毛二鬍子道：「小兒寄信來說：我東頭街上談家當鋪折了本，要倒與人。現在有半樓貨，值得一千六百兩。他而今事急了，只要一千兩就出脫了。我想：我的小典裏，若把他這貨倒過來，倒是宗好生意。可惜而今運不動，掣不出本錢來。」陳正公道：「你何不同人合火倒了過來？」毛二鬍子道：「我也想來。若是同人合火，領了人的本錢，他只要一分八釐行息，我還有幾釐的利錢。他若是要二分開外，我就是『羊肉不曾喫，空惹一身羶』。倒不如不幹這把刀兒了！」陳正公道：「獃子！你為甚不和我商量？我家裏還有幾兩銀子，借給你跳起來就是了。還怕你騙了我的！」毛二鬍子道：「罷！罷！老哥，生意事拿不穩，設或將來虧折了，不彀還你，那時叫我拿甚麼臉來見你？」陳正公見他如此至誠，一心一意要把銀子借與他。說道：「老哥，我和你從長商議。我這銀子，你拿去倒了他家貨來，我也不要你的大利錢，你只每月給我一個二分行息，多的利錢都是你的，將來陸續還我。縱然有些長短，我和你相好，難道還怪你不成？」毛二鬍子道：「既承老哥美意，只是這裏邊也要有一個人做個中見，寫一張切切實實的借券，交與你執著，纔有個憑據，你纔放心。那有我兩個人私相授受的呢？」陳正公道：「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樣人，並無甚不放心處，不但中人不必，連紙筆也不要，總以信行為主罷了。」當下陳正公瞞著陳蝦子，把行笥中餘賸下以及討回來的銀子，湊了一千兩，封的好好的，交與毛二鬍子，道：「我已經帶來的絲，等行主人代賣。這銀子本打算回湖州再買一回絲，而今且交與老哥，先回去做那件事。我在此再等數日，也就回去了。」毛二鬍子謝了，收起銀子，次日上船，回嘉興去了。

又過了幾天，陳正公把賣絲的銀收齊全了，辭了行主人，帶著陳蝦子，搭船回家，順便到嘉興上岸，看看毛鬍子。那毛鬍子的小當鋪開在西街上。一路問了去，只見小小門面三間，一層看牆；進了看牆門，院子上面三間廳房，安著櫃臺，幾個朝奉在裏面做生意。陳正公問道：「這可是毛二爺的當鋪？」櫃裏朝奉道：「尊駕貴姓？」陳正公道：「我叫做陳正公，從南京來，要會會毛二爺。」朝奉道：「且請裏面坐。」後一層便是堆貨的樓。陳正公進來，坐在樓底下，小朝奉送上一杯茶來，喫著，問道：「毛二哥在家麼？」朝奉道：「這鋪子原是毛二爺起頭開的，而今已經倒與汪敝東了。」陳正公喫了一驚道：「他前日可曾來？」朝奉道：「這也不是他的店了，他還來做甚麼！」陳正公道：「他而今那裏去了？」朝奉道：「他的腳步散散的，知他是到南京去，北京去了！」陳正公聽了這些話，驢頭不對馬嘴，急了一身的臭汗。同陳蝦子回到船上，趕到了家。

次日清早，有人來敲門，開門一看，是鳳四老爹，邀進客座，說了些久違想念的話，因說道：「承假一項，久應奉還，無奈近日又被一個人負騙，竟無法可施。」鳳四老爹問其緣故。陳正公細細說了一遍。鳳四老爹道：「這個不妨，我有道理。明日我同秦二老爺回南京，你先在嘉興等著我，我包你討回，一文也不少，何如？」陳正公道：「若果如此，重重奉謝老爹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要謝的話，不必再提。」別過，回到下處，把這些話告訴秦二侉子。二侉子道：「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門了。這是你最喜做的事。」一面叫家人打發房錢，收拾行李，到斷河頭上了船。將到嘉興，秦二侉子道：「我也跟你去瞧熱鬧。」同鳳四老爹上岸，一直找到毛家當鋪，只見陳正公正在他店裏吵哩。鳳四老爹兩步做一步，闖進他看牆門，高聲嚷道：「姓毛的在家不在家？陳家的銀子到底還不還？」那櫃臺裏朝奉正待出來答話，只見他兩手扳著看牆門，把身子往後一掙，那垛看牆就拉拉雜雜卸下半堵。秦二侉子正要進來看，幾乎把頭打了。那些朝奉和取當的看了，都目瞪口呆。鳳四老爹轉身走上廳來，背靠著他櫃臺外柱子，大叫道：「你們要命的快些走出去！」說著，把兩手背剪著，把身子一扭，那條柱子就離地歪在半邊，那一架廳簷，就塌了半個，磚頭瓦片，紛紛的打下來，灰土飛在半天裏。還虧朝奉們跑的快，不曾傷了性命。那時街上人聽見裏面倒的房子響，門口看的人都擠滿了。毛二鬍子見不是事，只得從裏面走出來。鳳四老爹一頭的灰，越發精神抖抖，走進樓底下，靠著他的庭柱。眾人一齊上前軟求。毛二鬍子自認不是，情願把這一筆帳本利清還，只求鳳四老爹不要動手。鳳四老爹大笑道：「諒你有多大的個巢窩！不彀我一頓飯時，都拆成平地！」這時秦二侉子同陳正公都到樓下坐著。秦二侉子說道：「這件事，原是毛兄的不是。你以為沒有中人借券，打不起官司，告不起狀，就可以白騙他的。可知道『不怕該債的精窮，只怕討債的英雄』！你而今遇著鳳四哥，還怕賴到那裏去！」那毛二鬍子無計可施，只得將本和利一平兌還，纔完了這件橫事。陳正公得了銀子，送秦二侉子、鳳四老爹二位上船。彼此洗了臉，拿出兩封一百兩銀子，謝鳳四老爹。鳳四老爹笑道：「這不過是我一時高興，那裏要你謝我！留下五十兩，以清前帳。這五十兩，你還拿回去。」陳正公謝了又謝，拿著銀子，辭別二位，另上小船去了。

鳳四老爹同秦二侉子說說笑笑，不日到了南京，各自回家。過了兩天，鳳四老爹到胭脂巷候秦中書。他門上人回道：「老爺近來同一位太平府的陳四老爺鎮日在來賓樓張家鬧，總也不回家。」後來鳳四老爹會著，勸他不要做這些事，又恰好京裏有人寄信來，說他補缺將近，秦中書也就收拾行裝進京。那來賓樓只賸得一個陳四老爺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國公府內，同飛玩雪之觴；來賓樓中，忽訝深宵之夢。

畢竟怎樣一個來賓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　國公府雪夜留賓　來賓樓燈花驚夢

話說南京這十二樓，前門在武定橋，後門在東花園，鈔庫街的南首，就是長板橋。自從太祖皇帝定天下，把那元朝功臣之後都沒入樂籍，有一個教坊司管著他們。也有衙役執事，一般也坐堂打人。只是那王孫公子們來，他卻不敢和他起坐，只許垂手相見。每到春三二月天氣，那些姊妹們都勻脂抹粉，站在前門花柳之下，彼此邀伴頑耍。又有一個盒子會，邀集多人，治備極精巧的時樣飲饌，都要一家賽過一家。那有幾分顏色的，也不肯胡亂接人。又有那一宗老幫閒，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、擦爐、安排花盆、揩抹桌椅、教琴棋書畫。那些妓女們相與的孤老多了，卻也要幾個名士來往，覺得破破俗。那來賓樓有個雛兒，叫做聘娘。他公公在臨春班做正旦，小時也是極有名頭的。後來長了鬍子，做不得生意。卻娶了一個老婆，只望替他接接氣，那曉得又胖又黑，自從娶了他，鬼也不上門來。後來沒奈何，立了一個兒子，替他討了一個童養媳婦，長到十六歲，卻出落得十分人才，自此，孤老就走破了門檻。那聘娘雖是個門戶人家，心裏最喜歡相與官。他母舅金修義，就是金次福的兒子，常時帶兩個大老官到他家來走走，那日來對他說：「明日有一個貴人要到你這裏來玩玩。他是國公府內徐九公子的表兄。這人姓陳，排行第四，人都叫他是陳四老爺。我昨日在國公府裏做戲，那陳四老爺向我說，他著實聞你的名，要來看你。你將來相與了他，就可結交徐九公子，可不是好！」聘娘聽了，也著實歡喜。金修義喫完茶，去了。

次日，金修義回覆陳四老爺去。那陳四老爺是太平府人，寓在東水關董家河房。金修義到了寓處門口，兩個長隨，穿著一身簇新的衣服，傳了進去。陳四老爺出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緞直裰，裏邊襯著狐狸皮襖，腳下粉底皂靴，白淨面皮，約有二十八九歲。見了金修義，問道：「你昨日可曾替我說信去？我幾時好去走走？」修義道：「小的昨日去說了，他那裏專候老爺降臨。」陳四老爺道：「我就和你一路去罷。」說著，又進去換了一套新衣服，出來叫那兩個長隨叫轎夫伺候。只見一個小小廝進來，拿著一封書。陳四老爺認得他是徐九公子家的書童，接過書子，拆開來看。上寫著：

「積雪初霽，瞻園紅梅，次第將放。望表兄文駕過我，圍爐作竟日談。萬勿推卻。至囑！至囑！上木南表兄先生。徐詠頓首。」

陳木南看了，向金修義道：「我此時要到國公府裏去，你明日再來罷。」金修義去了。陳木南隨即上了轎，兩個長隨跟著，來到大功坊，轎子落在國公府門口，長隨傳了進去。半日，裏邊道：「有請。」陳木南下了轎，走進大門，過了銀鑾殿，從旁邊進去。徐九公子立在瞻園門口，迎著叫聲：「四哥，怎麼穿這些衣服？」陳木南看徐九公子時，烏帽珥貂，身穿織金雲緞夾衣，腰繫絲縧，腳下朱履。兩人拉著手。只見那園裏高高低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瓏山子，山子上的雪還不曾融盡。徐九公子讓陳木南沿著欄杆，曲曲折折，來到亭子上。那亭子是園中最高處，望著那園中幾百樹梅花，都微微含著紅萼。徐九公子道：「近來南京的天氣暖的這樣早，不消到十月盡，這梅花都已大放可觀了。」陳木南道：「表弟府裏不比外邊。這亭子雖然如此軒敞，卻不見一點寒氣襲人。唐詩說的好：『無人知道外邊寒。』不到此地，那知古人措語之妙！」說著，擺上酒來，都是銀打的盆子，用架子架著，底下一層貯了燒酒，用火點著，燄騰騰的，暖著那裏邊的餚饌，卻無一點煙火氣。兩人喫著。徐九公子道：「近來的器皿都要翻出新樣，卻不知古人是怎樣的制度。想來倒不如而今精巧。」陳木南道：「可惜我來遲了一步。那一年，虞博士在國子監時，遲衡山請他到泰伯祠主祭，用的都是古禮古樂。那些祭品的器皿，都是訪古購求的。我若那時在南京，一定也去與祭，也就可以見古人的制度了。」徐九公子道：「十幾年來，我常在京，卻不知道家鄉有這幾位賢人君子。竟不曾會他們一面，也是一件缺陷事！」

喫了一會，陳木南身上暖烘烘，十分煩躁，起來脫去了一件衣服。管家忙接了，摺好放在衣架上。徐九公子道：「聞的向日有一位天長杜先生在這莫愁湖大會梨園子弟，那時卻也還有幾個有名的腳色，而今怎麼這些做生旦的，卻要一個看得的也沒有？難道此時天也不生那等樣的腳色？」陳木南道：「論起這件事，卻也是杜先生作俑。自古婦人無貴賤。任憑他是青樓婢妾，到得收他做了側室，後來生出兒子，做了官，就可算的母以子貴。那些做戲的，憑他怎麼樣，到底算是個賤役。自從杜先生一番品題之後，這些縉紳士大夫家筵席間，定要幾個梨園中人，雜坐衣冠隊中，說長道短，這個成何體統！看起來，那杜先生也不得辭其過！」徐九公子道：「也是那些暴發戶人家，若是我家，他怎敢大膽！」說了一會，陳木南又覺的身上煩熱，忙脫去一件衣服。管家接了去。陳木南道：「尊府雖比外面不同，怎麼如此太暖？」徐九公子道：「四哥，你不見亭子外面一丈之外，雪所不到？這亭子卻是先國公在時造的，全是白銅鑄成，內中燒了煤火，所以這般溫暖。外邊怎麼有這樣所在！」陳木南聽了，纔知道這個原故。兩人又飲一會。天氣昏暗了，那幾百樹梅花上都懸了羊角燈，磊磊落落，點將起來，就如千點明珠，高下照耀，越掩映著那梅花枝幹，橫斜可愛。酒罷，捧上茶來喫了，陳木南告辭回寓。

過了一日，陳木南寫了一個札字，叫長隨拿到國公府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兩銀子，買了許多緞疋，做了幾套衣服，長隨跟著，到聘娘家來做進見禮。到了來賓樓門口，一隻小猱獅狗叫了兩聲，裏邊那個黑胖虔婆出來迎接。看見陳木南人物體面，慌忙說道：「請姐夫到裏邊坐。」陳木南走了進去，兩間臥房，上面小小一個粧樓，安排著花瓶、爐几，十分清雅。聘娘先和一個人在那裏下圍棋，見了陳木南來，慌忙亂了局來陪，說道：「不知老爺到來，多有得罪。」虔婆道：「這就是太平陳四老爺。你常時念著他的詩，要會他的。四老爺纔從國公府裏來的。」陳木南道：「兩套不堪的衣裳，媽媽休嫌輕慢。」虔婆道：「說那裏話，姐夫請也請不至！」陳木南因問：「這一位尊姓？」聘娘接過來道：「這是北門橋鄒泰來太爺，是我們南京的國手，就是我的師父。」陳木南道：「久仰。」鄒泰來道：「這就是陳四老爺？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爺姑表弟兄，是一位貴人。今日也肯到這裏來，真個是聘娘的福氣了！」聘娘道：「老爺一定也是高手，何不同我師父下一盤？我自從跟著鄒師父學了兩年，還不曾得著他一著兩著的竅哩！」虔婆道：「姐夫且同鄒師父下一盤，我下去備酒來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怎好就請教的！」聘娘道：「這個何妨，我們鄒師父是極喜歡下的。」就把棋枰上棋子揀做兩處，請他兩人坐下。

鄒泰來道：「我和四老爺自然是對下。」陳木南道：「先生是國手，我如何下的過！只好讓幾子請教罷。」聘娘坐在傍邊，不由分說，替他排了七個黑子。鄒泰來道：「如何擺得這些！真個是要我出醜了！」陳木南道：「我知先生是不空下的，而今下個彩罷。」取出一錠銀子，交聘娘拿著。聘娘又在傍邊偪著鄒泰來動著。鄒泰來勉強下了幾子，陳木南起首還不覺的，到了半盤，四處受敵，待要喫他幾子，又被他占了外勢；待要不喫他的，自己又不得活；及至後來，雖然贏了他兩子，確費盡了氣力。鄒泰來道：「四老爺下的高！和聘娘真是個對手！」聘娘道：「鄒師父是從來不給人贏的，今日一般也輸了！」陳木南道：「鄒先生方纔分明是讓，我那裏下的過！還要添兩子再請教一盤。」鄒泰來因是有彩，又曉得他是屎碁，也不怕他惱，擺起九個子，足足贏了三十多著。陳木南肚裏氣得生疼，拉著他只管下了去；一直讓到十三，共總還是下不過，因說道：「先

生的棋實是高，還要讓幾個纔好。」鄒泰來道：「盤上再沒有個擺法了，卻是怎麼樣好？」聘娘道：「我們而今另有個頑法。鄒師父，頭一著不許你動，隨便拈著丟在那裏就算。這叫個『憑天降福』。」鄒泰來笑道：「這成個甚麼款！那有這個道理！」陳木南又偪著他下，只得叫聘娘拿一個白子混丟在盤上，接著下了去。這一盤，鄒泰來卻殺死四五塊。陳木南正在暗歡喜，又被他生出一個劫來，打個不清。陳木南又要輸了。聘娘手裏抱了烏雲覆雪的貓，望上一撲，那棋就亂了。兩人大笑，站起身來，恰好虔婆來說：「酒席齊備。」

擺上酒來，聘娘高擎翠袖，將頭一杯奉了陳四老爺，第二杯就要奉師父，師父不敢當，自己接了酒。彼此放在桌上。虔婆也走來坐在橫頭。候四老爺乾了頭一杯，虔婆自己也奉一杯酒，說道：「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裏喫過好酒好肴的，到我們門戶人家，那裏喫得慣！」聘娘道：「你看儂媽也韶刀了！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喫，定要到國公府裏，纔喫著好的？」虔婆笑道：「姑娘說的是，又是我的不是了，且罰我一杯！」當下自己斟著，喫了一大杯。陳木南笑道：「酒菜也是一樣。」虔婆道：「四老爺，想我老身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歲，每日聽見人說國公府裏，我卻不曾進去過，不知怎樣像天宮一般哩！我聽見說，國公府裏不點蠟燭。」鄒泰來道：「這媽媽講獃話！國公府不點蠟燭，倒點油燈！」虔婆伸過一隻手來道：「鄒大爺，榧子兒你嗒嗒！他府裏『不點蠟燭，倒點油燈』！他家那些娘娘們房裏，一個人一個斗大的夜明珠掛在梁上，照的一屋都亮，所以不點蠟燭！四老爺，這話可是有的麼？」陳木南道：「珠子雖然有，也未必拿了做蠟燭。我那表嫂是個和氣不過的人，這事也容易，將來我帶了聘娘進去看看我那表嫂，你老人家就裝一個跟隨的人，拿了衣服包，也就進去看看他的房子了。」虔婆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眼見希奇物，勝作一世人！我成日裏燒香念佛，保佑得這一尊天貴星到我家來，帶我到天宮裏走走，老身來世也得人身，不變驢馬！」鄒泰來道：「當初太祖皇帝帶了王媽媽季巴巴到皇宮裏去，他們認做古廟。你明日到國公府裏去，只怕也要認做古廟哩！」一齊大笑。虔婆又喫了兩杯酒，醉了，涎著醉眼說道：「他府裏那些娘娘，不知怎樣像畫兒上畫的美人！老爺若是把聘娘帶了去，就比下來了！」聘娘瞅他一眼道：「人生在世上，只要生的好，那在乎貴賤！難道做官的有錢的女人都是好看的？我舊年在石觀音庵燒香，遇著國公府裏十幾乘轎子下來，一個個團頭團臉的，也沒有甚麼出奇！」虔婆道：「又是我說的不是，姑娘說的是，再罰我一大杯！」當下虔婆前後共喫了幾大杯，喫的乜乜斜斜，東倒西歪。收了傢伙，叫撈毛的打燈籠送鄒泰來家去，請四老爺進房歇息。

陳木南下樓來進了房裏，聞見噴鼻香。窗子前花梨桌上安著鏡臺，牆上懸著一幅陳眉公的畫，壁桌上供著一尊玉觀音，兩邊放著八張水磨楠木椅子，中間一張羅甸床，掛著大紅紬帳子，床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，枕頭邊放著薰籠，床面前一架幾十個香橼，結成一個流蘇，房中間放著一個大銅火盆，燒著通紅的炭，頓著銅銚，煨著雨水。聘娘用纖手在錫鋬內撮出銀針茶來，安放在宜興壺裏，沖了水，遞與四老爺，和他並肩而坐，叫丫頭出去取水來。聘娘拿大紅汗巾搭在四老爺磕膝上，問道：「四老爺，你既同國公府裏是親戚，你幾時纔做官？」陳木南道：「這話我不告訴別人，怎肯瞞你。我大表兄在京裏已是把我薦了，再過一年，我就可以得個知府的前程。你若有心於我，我將來和你媽說了，拿幾百兩銀子贖了你，同到任上去。」聘娘聽了他這話，拉著手，倒在他懷裏，說道：「這話是你今晚說的，燈光菩薩聽著！你若是丟了我，再娶了別的妖精，我這觀音菩薩最靈驗，我只把他背過臉來，朝了牆，叫你同別人睡，偎著枕頭就頭疼，爬起來就不頭疼！我是好人家兒女，也不是貪圖你做官，就是愛你的人物！你不要辜負了我這一點心！」丫頭推開門，拿湯桶送水進來，聘娘慌忙站開，開了抽屜，拿出一包檀香屑，倒在腳盆裏，倒上水，請四老爺坐，洗腳。

正洗著，只見又是一個丫頭，打了燈籠，一班四五個少年姊妹，都戴著貂鼠煖耳，穿著銀鼠、灰鼠衣服進來，嘻嘻笑笑，兩邊椅子坐下，說道：「聘娘今日接了貴人，盒子會明日在你家做，分子是你一個人出！」聘娘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姊妹們笑頑了一會，去了。聘娘解衣上床。──陳木南見他豐若有肌，柔若無骨，十分歡洽──。朦朧睡去，忽又驚醒，見燈花炸了一下。回頭看四老爺時，已經睡熟，聽那更鼓時，三更半了。聘娘將手理一理被頭，替四老爺蓋好，也便合著睡去。睡了一時，只聽得門外鑼響，聘娘心裏疑惑：「這三更半夜，那裏有鑼到我門上來？」看看鑼聲更近，房門外一個人道：「請太太上任。」聘娘只得披繡襖，倒靸弓鞋，走出房門外。只見四個管家婆娘，齊雙雙跪下，說道：「陳四老爺已經陞授杭州府正堂了，特著奴婢們來請太太到任，同享榮華。」聘娘聽了，忙走到房裏梳了頭，穿了衣服，那婢子又送了鳳冠霞帔，穿帶起來。出到廳前，一乘大轎，聘娘上了轎。抬出大門，只見前面鑼、旗、傘、吹手、夜役，一隊隊擺著。又聽的說：「先要抬到國公府裏去。」正走得興頭，路旁邊走過一個黃臉禿頭師姑來，一把從轎子裏揪著聘娘，罵那些人道：「這是我的徒弟，你們抬他到那裏去！」聘娘說道：「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，你這禿師姑怎敢來揪我！」正要叫夜役鎖他，舉眼一看，那些人都不見了。急得大叫一聲，一交撞在四老爺懷裏，醒了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風流公子，忽為閩嶠之遊；窈窕佳人，竟作禪關之客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　病佳人青樓算命　呆名士妓館獻詩

話說聘娘同四老爺睡著，夢見到杭州府的任，驚醒轉來，窗子外已是天亮了，起來梳洗。陳木南也就起來。虔婆進房來問了姐夫的好。喫過點心，恰好金修義來，鬧著要陳四老爺的喜酒。陳木南道：「我今日就要到國公府裏去，明日再來為你的情罷。」金修義走到房裏，看見聘娘手挽著頭髮，還不曾梳完，那烏雲　，半截垂在地下，說道：「恭喜聘娘接了這樣一位貴人！你看看，恁般時候尚不曾定當，可不是越發嬌嬾了！」因問陳四老爺：「明日甚麼時候纔來？等我吹笛子，叫聘娘唱一隻曲子與老爺聽。他的李太白清平三調，是十六樓沒有一個賽得過他的！」說著，聘娘又拿汗巾替四老爺拂了頭巾，囑咐道：「你今晚務必來，不要哄我老等著！」陳木南應諾了，出了門，帶著兩個長隨，回到下處。思量沒有錢用，又寫一個札子叫長隨拿到國公府裏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兩銀子，湊著好用。長隨去了半天，回來說道：「九老爺拜上爺：府裏的三老爺方從京裏到，選了福建漳州府正堂，就在這兩日內要起身上任去。九老爺也要同到福建任所，料理事務，說銀子等明日來辭行，自帶來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既是三老爺到了，我去候他。」隨坐了轎子，帶著長隨，來到府裏。傳進去，管家出來回道：「三老爺、九老爺，都到沐府裏赴席去了。四爺有話說，留下罷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我也無甚話，是來特候三老爺的。」陳木南回到寓處。

過了一日，三公子同九公子來河房裏辭行，門口下了轎子。陳木南迎進河廳坐下。三公子道：「老弟，許久不見，風采一發倜儻。姑母去世，愚表兄遠在都門，不曾親自弔唁。幾年來學問更加淵博了？」陳木南道：「先母辭世，三載有餘。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，所以來到南京，朝夕請教。今表兄榮任閩中，賢昆玉同去，愚表弟倒覺失所了。」九公子道：「表兄若不見棄，何不同去一行？長途之中，到覺得頗不寂寞。」陳木南道：「原也要和表兄同行，因在此地還有一兩件小事，俟兩三月之後，再到表兄任上來罷。」九公子隨叫家人取一個拜匣，盛著二百兩銀子，送與陳木南收下。三公子道：「專等老弟到敝署走走。我那裏還有事要相煩幫襯。」陳木南道：「一定來效勞的。」說著，喫完了茶，兩人告辭起身。陳木南送到門外，又隨坐轎子到府裏去送行。一直送他兩人到了船上，纔辭別回來。

那金修義已經坐在下處，扯他來到來賓樓。進了大門，走到臥房，只見聘娘臉兒黃黃的，金修義道：「幾日不見四老爺來，心口疼的病又發了。」虔婆在旁道：「自小兒嬌養慣了，是有這一個心口疼的病。但凡著了氣惱，就要發。他因四老爺兩日不曾來，只道是那些憎嫌他，就發了。」聘娘看見陳木南，含著一雙淚眼，總不則聲。陳木南道：「你到底是那裏疼痛？要怎樣纔得好？往日發了這病，卻是甚麼樣醫？」虔婆道：「往日發了這病，茶水也不能嚥一口。醫生來撮了藥，他又怕苦不肯喫，只好頓了人參湯慢慢給他喫著，纔保全不得傷大事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我這裏有銀子，且拿五十兩放在你這裏，換了人參來用著。再揀好的換了，我自己帶來給你。」那聘娘聽了這話，挨著身子，靠著那繡枕，一團兒坐在被窩裏，胸前圍著一個紅抹胸，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我這病一發了，不曉得怎的，就這樣心慌！那些先生們說是單喫人參，又會助了虛火，往常總是合著黃連，煨些湯喫，夜裏睡著，纔得合眼。要是不喫，就只好是眼睜睜的一夜醒到天亮！」陳木南道：「這也容易。我明日換些黃連來給你就是了。」金修義道：「四老爺在國公府裏，人參黃連論秤稱也不值甚麼，聘娘那裏用的了！」聘娘道：「我不知怎的，心裏慌慌的，合著眼就做出許多胡枝扯葉的夢，清天白日的還有些害怕！」金修義道：「總是你身子生的虛弱，經不得勞碌，著不得氣惱。」虔婆道：「莫不是你傷著甚麼神道？替你請個尼僧來禳解禳解罷。」

正說著，門外敲的手磬子響。虔婆出來看，原來是延壽菴的師姑本慧來收月米。虔婆道：「阿呀！是本老爺！兩個月不見你來了，這些時，菴裏做佛事忙？」本師姑道：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今年運氣低，把一個二十歲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，連觀音會都沒有做的成。你家的相公娘好？」虔婆道：「也常時三好兩歹的。虧的太平府陳四老爺照顧他。他是國公府裏徐九老爺的表兄，常時到我家來。偏生的聘娘沒造化，心口疼的病發了。你而今進去看看。」本師姑一同走進房裏。虔婆道：「這便是國公府裏陳四老爺。」本師姑上前打了一個問訊。金修義道：「四老爺，這是我們這裏的本師父，極有道行的。」本師姑見過四老爺，走到床面前來看相公娘。金修義道：「方纔說要禳解，何不就請本師父禳解禳解？」本師姑道：「我不會禳解，我來看看相公娘的氣色罷。」便走了來，一屁股坐到床沿上。聘娘本來是認得他的，今日抬頭一看，卻見他黃著臉，禿著頭，就和前日夢裏揪他的師姑一模一樣，不覺就懊惱起來。只叫得一聲「多勞」，便把被蒙著頭睡下。本師姑道：「相公娘心裏不耐煩，我且去罷。」向眾人打個問訊，出了房門。虔婆將月米遞給他。他左手拿著磬子，右手拿著口袋去了。

陳木南也隨即回到寓所，拿銀子叫長隨趕著去換人參，換黃連。只見主人家董老太拄著拐杖，出來說道：「四相公，你身子又結結實實的，只管換這些人參、黃連做甚麼？我聽見這些時在外頭憨頑，我是你的房主人，又這樣年老，四相公，我不好說的。自古道：船載的金銀，填不滿煙花債。他們這樣人家，是甚麼有良心的！把銀子用完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！我今年七十多歲，看經念佛，觀音菩薩聽著，我怎肯眼睜睜的看著你上當不說！」陳木南道：「老太說的是，我都知道了。這人參、黃連，是國公府裏託我換的。」因怕董老太韶刀，便說道：「恐怕他們換的不好，還是我自己去。」走了出來，到人參店裏尋著了長隨，換了半斤人參，半斤黃連，和銀子就像捧寶的一般，捧到來賓樓來。纔進了來賓樓門，聽見裏面彈的三弦子響，是虔婆叫了一個男瞎子來替姑娘算命。陳木南把人參、黃連遞與虔婆，坐下聽算命。那瞎子道：「姑娘今年十七歲，大運交庚寅，寅與亥合，合著時上的貴人，該有個貴人星坐命。就是四正有些不利，弔動了一個計都星，在裏面作擾，有些啾唧不安，卻不礙大事。莫怪我直談，姑娘命裏犯一個華蓋星，卻要記一個佛名，應破了纔好。將來從一個貴人，還要有戴鳳冠霞帔，有太太之分哩。」說完，橫著三弦彈著，又唱一回，起身要去。虔婆留喫茶，捧出一盤雲片糕，一盤黑棗子來，放個小桌子，與他坐著。丫頭斟茶，遞與他喫著。陳木南問道：「南京城裏，你們這生意也還好麼？」瞎子道：「說不得！比不得上年了！上年都是我們沒眼的算命，這些年睜眼的人都來算命，把我們擠壞了！就是這南京城，二十年前，有個陳和甫，他是外路人，自從一進了城，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霸攔著算了去，而今死了。積作的個兒子，在我家那間壁招親，日日同丈人吵窩子，吵的鄰家都不得安身。眼見得我今日回家，又要聽他吵了。」說罷，起身道過多謝，去了。

一直走了回來，到東花園一個小巷子裏，果然又聽見陳和甫的兒子和丈人吵。丈人道：「你每日在外測字，也還尋得幾十文錢，只買了豬頭肉，飄湯燒餅，自己搗嗓子，一個錢也不拿了來家，難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養著？這個還說是我的女兒也罷了。你賒了豬頭肉的錢不還，也來問我要！終日吵鬧這事，那裏來的晦氣！」陳和甫的兒子道：「老爹，假使這豬頭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喫了，你也要還錢。」丈人道：「胡說！我若喫了，我自然還！這都是你喫的！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爹，老爹用了，而今也要還人。」丈人道：「放屁！你是該人的錢，怎是我用你的？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萬一豬不生這個頭，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？」丈人見他十分胡說，拾了個叉子棍趕著他打。瞎子摸了過來扯勸。丈人氣的顫呵呵的道：「先生！這樣不成人！我說說他，他還拿這些混帳話來答應我，豈不可恨！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老爹，我也沒有甚麼混帳處。我又

不喫酒，又不賭錢，又不嫖老婆！每日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拿著一本詩念，有甚麼混帳處？」丈人道：「不是別的混帳，你放著一個老婆不養，只是累我，我那裏累得起！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老爹，你不喜女兒給我做老婆，你退了回去罷了。」丈人罵道：「該死的畜生！我女兒退了做甚麼事哩？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聽憑老爹再嫁一個女婿罷了。」丈人大怒道：「瘟奴！除非是你死了，或是做了和尚，這事纔行得！」陳和甫兒子道：「死是一時死不來，我明日就做和尚去。」丈人氣憤憤的道：「你明日就做和尚！」瞎子聽了半天，聽他兩人說的都是「堂屋裏掛草薦」──不是話，也就不扯勸，慢慢的摸著回去了。

次早，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，把瓦楞帽賣掉了，換了一頂和尚帽子戴著，來到丈人面前，合掌打個問訊，道：「老爹，貧僧今日告別了。」丈人見了大驚，雙雙掉下淚來，又著實數說了他一頓；知道事已無可如何，只得叫他寫了一張紙，自己帶著女兒養活去了。

陳和尚自此以後，無妻一身輕，有肉萬事足，每日測字的錢，就買肉喫，喫飽了，就坐在文德橋頭測字的桌子上念詩，十分自在。又過了半年，那一日，正拿著一本書在那裏看，遇著他一個同夥的測字丁言志來看他。見他看這本書，因問道：「你這書是幾時買的？」陳和尚道：「我纔買來三四天。」丁言志道：「這是鶯脰湖唱和的詩。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、景蘭江、楊執中先生，匡超人、馬純上一班大名士，大會鶯脰湖，分韻作詩。我還切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『八齊』。你看這起句：『湖如鶯脰夕陽低。』只消這一句，便將題目點出，以下就句句貼切，移不到別處宴會的題目上去了。」陳和尚道：「這話要來問我纔是，你那裏知道！當年鶯脰湖大會，也並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，是婁中堂家的三公子、四公子。那時我家先父就和婁氏弟兄是一人之交。彼時大會鶯脰湖，先父一位，楊執中先生、權勿用先生、牛布衣先生、蘧駔夫先生、張鐵臂、兩位主人，還有楊先生的令郎，共是九位。這是我先父親口說的。我到不曉得？你那裏知道！」丁言志道：「依你這話，難道趙雪齋先生、景蘭江先生的詩，都是別人假做的了？你想想，你可做得來？」陳和尚道：「你這話尤其不通！他們趙雪齋這些詩，是在西湖上做的，並不是鶯脰湖那一會。」丁言志道：「他分明是說『湖如鶯脰』，怎麼說不是鶯脰湖大會？」陳和尚道：「這一本詩也是彙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。就如這個馬純上，生平也不會作詩，那裏忽然又跳出他一首？」丁言志道：「你說的都是些夢話！馬純上先生，蘧駔夫先生，做了不知多少詩，你何嘗見過！」陳和尚道：「我不曾見過，到是你見過！你可知道鶯脰湖那一會並不曾有人做詩？你不知那裏耳朵響，還來同我瞎吵！」丁言志道：「我不信！那裏有這些大名士聚會，竟不做詩的！這等看起來，你尊翁也未必在鶯脰湖會過。若會過的人，也是一位大名士了，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！」陳和尚惱了道：「你這話胡說！天下那裏有個冒認父親的！」丁言志道：「陳思阮！你自己做兩句詩罷了，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？」陳和尚大怒道：「丁詩！你『幾年桃子幾年人』！跳起來，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，鑿鑿的就呻著嘴來講名士！」丁言志跳起身來道：「我就不該講名士，你到底也不是一個名士！」兩個人說戲了，揪著領子，一頓亂打。和尚的光頭被他鑿了幾下，鑿的生疼，拉到橋頂上。和尚眊著眼，要拉到他跳河。被丁言志搡了一交，骨碌碌就滾到橋底下去了。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。

正叫著，遇見陳木南踱了來，看見和尚仰巴叉睡在地下，不成模樣，慌忙拉起來道：「這是怎的？」和尚認得陳木南，指著橋上說道：「你看這丁言志無知無識的，走來說是鶯脰湖的大會是胡三公子的主人！我替他講明白了，他還要死強！並且說我是冒認先父的兒子！你說可有這個道理？」陳木南道：「這個是甚麼要緊的事，你兩個人也這樣鬼吵。其實丁言老也不該說思老是冒認父親。這卻是言老的不是。」丁言志道：「四先生，你不曉得。我難道不知道他是陳和甫先生的兒子？只是他擺出一副名士臉來，太難看！」陳木南笑道：「你們自家人，何必如此？要是陳思老就會擺名士臉，當年那虞博士、莊徵君，怎樣過日子呢？我和你兩位喫杯茶，和和事，下回不必再吵了。」當下拉到橋頭間壁一個小茶館裏坐下，喫著茶。陳和尚道：「聽見四先生令表兄要接你同到福建去，怎樣還不見動身？」陳木南道：「我正是為此來尋你測字，幾時可以走得？」丁言志道：「先生，那些測字的話，是我們『籤火七占通』的。你要動身，揀個日子走就是了，何必測字！」陳和尚道：「四先生，你半年前，我們要會你一面也不得能彀。我出家的第二日，有一首薙髮的詩，送到你下處請教，那房主人董老太說，你又到外頭頑去了。你卻一向在那裏？今日怎管家也不帶，自己在這裏閒撞？」陳木南道：「因這裏來賓樓的聘娘愛我的詩做的好，我常在他那裏。」丁言志道：「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，這就雅極了！」向陳和尚道：「你看！他不過是個巾幗，還曉得看詩，怎有個鶯脰湖大會不作詩的呢？」陳木南道：「思老的話到不差。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，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、權勿用。他們都不以詩名。」陳和尚道：「我聽得權勿用先生後來犯出一件事來，不知怎麼樣結局？」陳木南道：「那也是他學裏幾個秀才誣賴他的。後來這件官事也昭雪了。」又說了一會，陳和尚同丁言志別過去了。

陳木南交了茶錢，自己走到來賓樓。一進了門，虔婆正在那裏同一個賣花的穿桂花球，見了陳木南道：「四老爺，請坐下罷了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我樓上去看看聘娘。」虔婆道：「他今日不在家，到輕煙樓做盒子會去了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我今日來和他辭辭行，就要到福建去。」虔婆道：「四老爺就要起身？將來可還要回來的？」說著，丫頭捧一杯茶來。陳木南接在手裏，不大熱，喫了一口，就不喫了。虔婆看了道：「怎麼茶也不肯泡一壺好的！」丟了桂花球，就走到門房裏去罵烏龜。

陳木南看見他不瞅不睬，只得自己又踱了出來。走不得幾步，頂頭遇著一個人，叫道：「陳四爺，你還要信行些纔好！怎叫我們只管跑！」陳木南道：「你開著偌大的人參鋪，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。我少不得料理了送來給你。」那人道：「你那兩個尊管而今也不見面，走到尊寓，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來回，他一個堂客家，我怎好同他七個八個的？」陳木南道：「你不要慌，『躲得和尚躲不得寺』。我自然有個料理。你明日到我寓處來。」那人道：「明早是必留下，不要又要我們跑腿。」說過，就去了。陳木南回到下處，心裏想道：「這事不尷尬！長隨又走了，虔婆家又走不進他的門，銀子又用的精光，還剩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，不如捲捲行李，往福建去罷！」瞞著董老太，一溜煙走了。

次日，那賣人參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來，坐了半日，連鬼也不見一個。那門外推的門響，又走進一個人來，搖著白紙詩扇，文縐縐的。那賣人參的起來問道：「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就是丁言志，來送新詩請教陳四先生的。」賣人參的道：「我也是來尋他的。」又坐了半天，不見人出來，那賣人參的就把屏門拍了幾下。董老太拄著拐杖出來問道：「你們尋那個的？」賣人參的道：「我來找陳四爺要銀子。」董老太道：「他麼？此時好到觀音門了。」那賣人參的大驚道：「這等，可曾把銀子留在老太處？」董老太道：「你還說這話！連我的房錢都騙了！他自從來賓樓張家的妖精纏昏了頭，那一處不脫空！背著一身的債，還希罕你這幾兩銀子！」賣人參的聽了，「啞叭夢見媽，說不出的苦」，急的暴跳如雷。丁言志勸道：「尊駕也不必急，急也不中用，只好請回。陳四先生是個讀書人，也未必就騙你。將來他回來，少不得還哩。」那人跳了一回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去了。

丁言志也搖著扇子，晃了出來，自心裏想道：「堂客也會看詩！那十六樓不曾到過，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，也去到那裏頑頑？」主意已定，回家帶了一卷詩，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，戴一頂方巾，到來賓樓來。烏龜看見他像個獃子，問他來做甚麼。丁言志道：「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。」烏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秤下箱錢。」烏龜拿著黃桿戥子。丁言志在腰裏摸出一個包子來，散散碎碎，共有二兩四錢五分頭。烏龜道：「還差五錢五分。」丁言志道：「會了姑娘，再找你罷。」丁

言志自己上得樓來，看見聘娘在那裏打棋譜，上前作了一個大揖。聘娘覺得好笑，請他坐下，問他來做甚麼。丁言志道：「久仰姑娘最喜看詩，我有些拙作，特來請教。」聘娘道：「我們本院的規矩，詩句是不白看的，先要拿出花錢來再看。」丁言志在腰裏摸了半天，摸出二十個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。聘娘大笑道：「你這個錢，只好送給儀徵豐家巷的撈毛的，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！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喫罷！」丁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二白，低著頭，捲了詩，揣在懷裏，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。

虔婆聽見他囘著獃子，要了花錢，走上樓來問聘娘道：「你剛纔向獃子要了幾兩銀子的花錢？拿來，我要買緞子去。」聘娘道：「那獃子那裏有銀子！拿出二十銅錢來，我那裏有手接他的！被我笑的他回去了！」虔婆道：「你是甚麼巧主兒！囘著獃子，還不問他要一大注子，肯白白放了他回去！你往常嫖客給的花錢，何常分一個半個給我？」聘娘道：「我替你家尋了這些錢，還有甚麼不是？些小事就來尋事！我將來從了良，不怕不做太太！你放這樣獃子上我的樓來，我不說你罷了，你還要來嘴喳喳！」虔婆大怒，走上前來，一個嘴巴，把聘娘打倒在地。聘娘打滾，撒了頭髮，哭道：「我貪圖些甚麼，受這些折磨！你家有銀子，不愁弄不得一個人來，放我一條生路去罷！」不由分說，向虔婆大哭大罵，要尋刀刎頸，要尋繩子上弔，鬚髻都滾掉了。虔婆也慌了，叫了老烏龜上來，再三勸解，總是不肯依，鬧的要死要活。無可奈何，由著他拜做延壽庵本慧的徒弟，剃光了頭，出家去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風流雲散，賢豪才色總是空；薪盡火傳，工匠市廛都有韻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　添四客述往思來　彈一曲高山流水

話說萬曆二十三年，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。此時虞博士那一輩人，也有老了的，也有死了的，也有四散去了的，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。花壇酒社，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；禮樂文章，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。論出處，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，失意的就是愚拙。論豪俠，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，不足的就見蕭索。憑你有李、杜的文章，顏、曾的品行，卻是也沒有一個人來問你。所以那些大戶人家，冠、昏、喪、祭，鄉紳堂裏，坐著幾個席頭，無非講的是些陞、遷、調、降的官場。就是那貧賤儒生，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。那知市井中間，又出了幾個奇人。

一個是會寫字的。這人姓季，名遐年，自小兒無家無業，總在這些寺院裏安身。見和尚傳板上堂喫齋，他便也捧著一個缽，站在那裏，隨堂喫飯。和尚也不厭他。他的字寫的最好，卻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，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，由著筆性寫了去。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，他三日前，就要齋戒一日，第二日磨一天的墨，卻又不許別人替磨。就是寫個十四字的對聯，也要用墨半碗。用的筆，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，他纔用。到寫字的時候，要三四個人替他拂著紙，他纔寫。一些拂的不好，他就要罵、要打。卻是要等他情願，他纔高興。他若不情願時，任你王侯將相，大捧的銀子送他，他正眼兒也不看。他又不修邊幅，穿著一件稀爛的直裰，靸著一雙破不過的蒲鞋。每日寫了字，得了人家的筆資，自家喫了飯，剩下的錢就不要了，隨便不相識的窮人，就送了他。

那日大雪裏，走到一個朋友家，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，踹了他一書房的滋泥。主人曉得他的性子不好，心裏嫌他，不好說出，只得問道：「季先生的尊履壞了，可好買雙換換？」季遐年道：「我沒有錢。」那主人道：「你肯寫一副字送我，我買鞋送你了。」季遐年道：「我難道沒有鞋，要你的！」主人厭他腌臢，自己走了進去，拿出一雙鞋來，道：「你先生且請略換換。恐怕腳底下冷。」季遐年惱了，並不作別，就走出大門，嚷道：「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！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！我坐在你家，還要算抬舉你！我都希罕你的鞋穿！」一直走回天界寺，氣哺哺的又隨堂喫了一頓飯。喫完，看見和尚房裏擺著一匣子上好的香墨，季遐年問道：「你這墨可要寫字？」和尚道：「這昨日施御史的令孫老爺送我的。我還要留著轉送別位施主老爺，不要寫字。」季遐年道：「寫一副好哩。」不由分說，走到自己房裏，拿出一個大墨盪子來，揀出一定墨，舀些水，坐在禪床上替他磨將起來。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，故意的激他寫。他在那裏磨墨，正磨的興頭，侍者進來向老和尚說道：「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。」和尚迎了出去。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，看見季遐年，彼此也不為禮，自同和尚到那邊敘寒溫。季遐年磨完了墨，拿出一張紙來，鋪在桌上，叫四個小和尚替他按著。他取了一管敗筆，蘸飽了墨，把紙相了一會，一氣就寫了一行。那右手後邊小和尚動了一下，他就一鑿，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，鑿的殺喳的叫。老和尚聽見，慌忙來看，他還在那裏急的嚷成一片。老和尚勸他不要惱，替小和尚按著紙，讓他寫完了。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，向和尚作別去了。

次日，施家一個小廝走到天界寺來，看見季遐年，問道：「有個寫字的姓季的可在這裏？」季遐年道：「問他怎的？」小廝道：「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。」季遐年聽了，也不回他，說道：「罷了。他今日不在家，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。」次日，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，要進去。門上人攔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混往裏邊跑！」季遐年道：「我是來寫字的。」那小廝從門房裏走出來，看見道：「原來就是你！你也會寫字？」帶他走到敞廳上，小廝進去回了。施御史的孫子剛在走出屏風，季遐年迎著臉大罵道：「你是何等之人，敢來叫我寫字！我又不貪你的錢，又不慕你的勢，又不借你的光，你敢叫我寫起字來！」一頓大嚷大叫，把施鄉紳罵的閉口無言，低著頭進去了。那季遐年又罵了一會，依舊回到天界寺裏去了。

又一個是賣火紙筒子的。這人姓王，名太。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。到他父親手裏，窮了，把菜園都賣掉了。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。後來父親死了，他無以為生，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。那一日，妙意庵做會。那庵臨著烏龍潭。正是初夏的天氣，一潭簇新的荷葉，亭亭浮在水上。這庵裏曲曲折折，也有許多亭榭。那些遊人都進來頑耍。王太走將進來，各處轉了一會，走到柳陰樹下，一個石臺，兩邊四條石凳，三四個大老官簇擁著兩個人在那裏下棋。一個穿寶藍的道：「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裏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，他前後共贏了二千多銀子。」一個穿玉色的少年道：「我們這馬先生是天下的大國手，只有這卞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。只是我們要學到卞先生的地步，也就著實費力了！」王太就挨著身子上前去偷看。小廝們看見他穿的襤褸，推推搡搡，不許他上前。底下坐的主人道：「你這樣一個人，也曉得看棋？」王太道：「我也略曉得些。」撐著看了一會，嘻嘻的笑。那姓馬的道：「你這人會笑，難道下得過我們？」王太道：「也勉強將就。」主人道：「你是何等之人，好同馬先生下棋！」姓卞的道：「他既大膽，就叫他出個醜何妨！纔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，不是他插得嘴的！」王太也不推辭，擺起子來，就請那姓馬的動著。旁邊人都覺得好笑。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著，覺的他出手不同。下了半盤，站起身來道：「我這棋輸了半子了！」那些人都不曉得。姓卞的道：「論這局面，卻是馬先生略負了些。」眾人大驚，就要拉著王太喫酒。王太大笑道：「天下那裏還有個快活似殺矢棋的事！我殺過矢棋，心裏快活極了，那裏還喫的下酒！」說畢，哈哈大笑，頭也不回，就去了。

一個是開茶館的。這人姓蓋，名寬，本來是個開當舖的人。他二十多歲的時候，家裏有錢，開著當舖，又有田地，又有洲場。那親戚本家都是些有錢的。他嫌這些人俗氣，每日坐在書房裏做詩看書，又喜歡畫幾筆畫。後來畫的畫好，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來同他往來。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，畫也畫的不如他好，他卻愛才如命，遇著這些人來，留著喫酒喫飯，說也有，笑也有。這些人家裏有冠、婚、喪、祭的緊急事，沒有銀子，來向他說，他從不推辭，幾百幾十拿與人用。那些當舖裏的小官，看見主人這般舉動，都說他有些獃氣，在當舖裏儘著做弊，本錢漸漸消折了。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，要賠種賠糧，就有那些混帳人來勸他變賣。買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，分明值一千的只好出五六百兩。他沒奈何，只得賣了。賣來的銀子，又不會生發，只得放在家裏秤著用。能用得幾時？又沒有了，只靠著洲場利錢還人。不想夥計沒良心，在柴院子裏放火，命運不好，接連失了幾回火，把院子裏的幾萬柴盡行燒了。那柴燒的一塊一塊的，結成就和太湖石一般，光怪陸離。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給他看。他看見好頑，就留在家裏。家裏人說：「這是倒運的東西，留不得！」他也不肯信，留在書房裏頑。夥計見沒有洲場，也辭出去了。又過了半年，日食艱難，把大房子賣了，搬在一所小房子住。又過了半年，妻子死了，開喪出殯，把小房子又賣了。可憐這蓋寬帶著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在一個僻淨巷內，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。把那房子裏面一間與兒子、女兒住。外一間擺了幾張茶桌子。後簷支了一個茶爐子。右邊安了一副櫃臺。後面放了兩口水缸，滿貯了雨水。他老人家清早起來，自己生了火，搧著了，把水倒在爐子裏放著，依舊坐在櫃臺裏看詩畫畫。櫃臺上放著一個瓶，插著些時新花朵，瓶旁邊放著許多古書。他家各樣的東西都變賣盡了，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。人來坐著喫茶，他丟了書就來拿茶壺、茶杯。茶館的利錢有限，一壺茶只賺得一個錢，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，只賺得五六十個錢。除去柴米，還做得甚麼事！

那日正坐在櫃臺裏，一個鄰居老爹過來同他談閒話。那老爹見他十月裏還穿著夏布衣裳，問道：「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艱難了，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老人家的惠，而今都不到你這裏來走走。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本家，事體總還是好的，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，借個大大的本錢，做些大生意過日子？」蓋寬道：「老爹，『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』！當初我有錢的時候，身上穿的也體面，跟的小廝也齊整，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塊，還搭配的上。而今我這般光景，走到他們家去，他就不嫌我，我自己也覺得可厭。至於老爹說有受過我的惠的，那都是窮人，那裏還有得還出來！他而今又到有錢的地方去了，那裏還肯到我這裏來！我若去尋他，空惹他們的氣，有何趣味！」鄰居見他說的苦惱，因說道：「老爹，你這個茶館裏冷清清的，料想今日也沒甚人來了，趁著好天氣，和你到南門外頑頑去。」蓋寬道：「頑頑最好，只是沒有東道，怎處？」鄰居道：「我帶個幾分銀子的小東，喫個素飯罷。」蓋寬道：「又擾你老人家。」

說著，叫了他的小兒子出來看著店，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門來。教門店裏，兩個人喫了五分銀子的素飯。那老爹會了帳，打發小菜錢，一經踱進報恩寺裏。大殿南廊，三藏禪林，大鍋，都看了一回。又到門口買了一包糖，到寶塔背後一個茶館裏喫茶。鄰居老爹道：「而今時世不同，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，連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。」蓋寬道：「你老人家七十多歲年紀，不知見過多少事，而今不比當年了。像我也會畫兩筆畫，要在當時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，那裏愁沒碗飯喫！不想而今就艱難到這步田地！」那鄰居道：「你不說我也忘了。這雨花臺左近有個泰伯祠，是當年句容一個遲先生蓋造的。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，好不熱鬧！我纔二十多歲，擠了來看，把帽子都被人擠掉了。而今可憐那祠也沒人照顧，房子都倒掉了。我們喫完了茶，同你到那裏看看。」說著，又喫了一賣牛首豆腐干，交了茶錢，走出來，從岡子上踱到雨花臺左首，望見泰伯祠的大殿，屋山頭倒了半邊。來到門前，五六個小孩子在那裏踢球，兩扇大門倒了一扇，睡在地下。兩人走進去，三四個鄉間的老婦人在那丹墀裏挑薺菜，大殿上橫子都沒了。又到後邊五間樓，直桶桶的，樓板都沒有一片。兩個人前後走了一交，蓋寬歎息道：「這樣名勝的所在，而今破敗至此，就沒有一個人來修理！多少有錢的，拿著整千的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，那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！」鄰居老爹道：「當年遲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，都是古老樣範的，收在這樓底下幾張大櫃裏，而今連櫃也不見了！」蓋寬道：「這些古事，提起來令人傷感，我們不如回去罷！」兩人慢慢走了出來。鄰居老爹道：「我們順便上雨花臺絕頂。」望著隔江的山色，嵐翠鮮明，那江中來往的船隻，帆檣歷歷可數。那一輪紅日，沉沉的傍著山頭下去了。兩個人緩緩的下了山，進城回去。蓋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。次年三月間，有個人家出了八兩銀子束修，請他到家教館去了。

一個是做裁縫的。這人姓荊，名元，五十多歲，在三山街開著一個裁縫鋪。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，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，也極喜歡做詩。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：「你既要做雅人，為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？何不同些學校裏人相與相與？」他道：「我也不是要做雅人。也只為性情相近，故此時常學學。至於我們這個賤行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，難道讀書識字，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？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，他們另有一番見識，怎肯和我們相與！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，喫飽了飯，要彈琴，要寫字，諸事都由得我。又不貪圖人的富貴，又不伺候人的顏色，天不收，地不管，倒不快活？」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，也就不和他親熱。

一日，荊元喫過了飯，思量沒事，一經踱到清涼山來。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靜的所在。他有一個老朋友，姓于，住在山背後。那于老者也不讀書，也不做生意，養了五個兒子，最長的四十多歲，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。老者督率著他五個兒子灌園。那園卻有二三百畝大，中間空隙之地，種了許多花卉，堆著幾塊石頭。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房，手植的幾樹梧桐，長到三四十圍大。老者看看兒子灌了園，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，煨好了茶，喫著，看那園中的新綠。這日，荊元步了進來，于老者迎著道：「好些時不見老哥來，生意忙的緊？」荊元道：「正是。今日纔打發清楚些，特來看看老爹。」于老者道：「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，請用杯。」斟了送過來。荊元接了，坐著喫，道：「這茶，色、香、味都好，老爹，卻是那裏取來的這樣好水？」于老者道：「我們城西不比你城南，到處井泉都是喫得的。」荊元道：「古人動說桃源避世，我想起來，那裏要甚麼桃源，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，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，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！」于老者道：「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，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，也覺得消遣些。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，可好幾時請教一回？」荊元道：「這也容易。老爹不厭污耳，明日我把琴來請教。」說了一會，辭別回來。

次日，荊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裏，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，在那裏等候。彼此見了，又說了幾句話。于老者替荊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。荊元席地坐下。于老者也坐在旁邊。荊元慢慢的和了弦，彈起來，鏗鏗鏘鏘，聲振林木，那些鳥雀聞之，都栖息枝間竊聽。彈了一會，忽作變徵之音，淒清宛轉。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，不覺悽然淚下。自此，他兩人常常往來。當下也就別過了。

看官！難道自今以後，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麼？詞曰：

記得當時，我愛秦淮，偶離故鄉。向梅根冶後，幾番嘯傲；杏花村裏，幾度徜徉。鳳止高梧，蟲吟小榭；也共時人較短長。今已矣！把衣冠蟬蛻，濯足滄浪。

無聊且酌霞觴，喚幾個新知醉一場。共百年易過，底須愁悶；千秋事大，也費商量！江左煙霞，淮南耆舊，寫入殘編總斷腸。從今後，伴藥爐經卷，自禮空王。

〔調寄沁園春〕